

題目：飛碟離開了這座城市（短篇小說）

讀大學前我出了一場車禍。開車的人是和我一樣沒有駕照的同班同學，車上加我總共四個男生，四個人浩浩蕩蕩一車啤酒一人一支香菸從台北市出發去新竹。駕駛的表哥在金山開了一間民宿，我們要去那過暑假。

車禍不怎麼嚴重，沒有人受傷，而且車禍地點根本就還在台北市區。駕駛的同學把車子開進單行道，撞到宅急便的車，然後我們就通通被送往警局。

阿嬤要我跪在祖先牌位一個晚上不能睡覺。沒有冷氣也沒有蚊香。天剛亮我就被阿嬤用掃把從沙發上打醒。

陽台的鳥籠裡剛好死了一隻我不記得什麼名字的鳥。阿嬤也覺得是我弄死那隻鳥的，氣到拿掃把的力氣也沒有，躺在沙發上指著我破口大罵好久好久，說要我自己選擇現在搬出去還是她去燒炭自殺好。她穿一身黑，黑色的短衫黑色的棉褲，頭髮和臉在陽光下蒼白得發出神秘的光芒，像尊神像。

她唸我唸到早餐都還沒吃就已經要午餐時間，然後開始叨唸起我媽和我爸的不孝故事。所有的人都跟著阿嬤把我媽叫做「美妮」。美妮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我的生父。他因為眼睛很大所以綽號「眼鏡猴」。

美妮和眼鏡猴把阿公過世後留給他們在台中的房子賣掉跑去度第二次蜜月。我也是因為那次蜜月才出生的。蜜月有一半的時間是在郵輪上度過的。從高雄出發，經過琉球、鹿兒島然後抵達橫濱。應該也是奢華的行程吧。郵輪上面不都有各種遊樂甚至玩水設施，還有各種佳餚酒吧咖啡廳嗎？美妮和眼鏡猴的旅行很奢華，也很時髦。美妮燙一頭大捲髮遮住半邊臉。美妮的臉本來就比較長，又因為眼睛細又長，她喜歡戴金屬大鏡框墨鏡。眼鏡猴眼睛大，米白 polo 衣領立起，淡藍色近白牛仔褲搭皮靴。大家說他們看起來像兄弟。他們身高差不多，眼鏡猴僅略高些，只要美妮穿上高跟鞋就能輕易高過他。眼鏡猴雖然瘦小，寬大的肩膀還是讓他看起來不致於看起來太小隻。

蜜月的另一半時間都在西日本。眼鏡猴是攝影師，自然花了很多時間在古道老房。美妮也偏愛京都，大家都愛京都，整個城市就是全日本最大的博物館，展示日本，為世界各地的觀光客而生。美妮穿上和服，比起旗袍她更愛和服，回台灣之後，她在房間掛了好幾幅等身大的和服沙龍照。她一間專屬的更衣室，中間擺隻木質白模特兒終年穿著印有家紋的黑色留袖。小時候我就怕這隻穿黑色和服的模特兒。她一人站在陰暗的房間裡，永遠不動，沒有臉孔，可怕的是她好像有時會動，有時面像美妮的浴室，有時背朝更衣室的拉門。而且深夜裡更貌似美妮，可能會冒出細長的雙眼，可能會自己洗浴更衣。

阿嬤把陽台的鳥屍包進垃圾袋裡，她說美妮是個壞女兒，第二次蜜月灑太多錢，還生下孽種。她雖然這樣說，但所有的親戚都知道她最疼最寵的就是美妮，而且我也是她最寵的孫子了。美妮可是繼承了她在台中綠川的布莊，五層樓整棟都歸她呢，小時候我們住四樓和五樓，美妮的更衣室就是整個五樓。

怕模特兒的人還有我妹。

我是男孩子我必須學習克服我的恐懼。有次捉迷藏遊戲，我故意闖入我們都不敢上去的五樓，妹妹當鬼，我知道她比我更怕那穿著黑色和服的女人。我將自己藏在和服裙襬之下，不知怎地我真的不害怕。布料和木頭的氣味讓我彷彿置身在另外一個空間，另一個世界。模特兒真的不是鬼也不是人，只是塊木頭，一大塊披著人衣仿人形的木料。那天我克服了我的恐懼。

有人快步跑上五樓。那明顯是大人走路的聲響。皮鞋叩擊和式地板的聲響。我知道是美妮。我憋住呼吸，像殭屍片裡面的人那樣，只要呼吸我就可以隱形起來。她拉開更衣室的門，點開美術燈，又拉開浴室的門。

透過和服的裙襬我偷偷觀察，沒有我和妹妹在身旁的美妮，我們的母親，好像不太一樣了，變成別的女人。我真的很少看到這樣倉皇的美妮。沒有大墨鏡，孤身站在連身鏡前，背對門外的美術燈她的表情混濁，現在她才是面無表情的人形模特兒。我感覺得出來她很悲傷，她讓我想起以前我欺負過的女生。忽然她解開她的白色襯衫，胸罩往下撥。她捧著乳房，走到洗手台前轉開水，用力地潑水，洗臉那般潑洗乳房。

「美妮？」樓梯的方向傳來眼鏡猴的聲音。美妮把水關掉，衣服來不及穿上只用浴巾覆蓋身體。室內充滿美妮的氣味，她的汗氣，乳房的氣味，她的香水，樓下布店各種女客身上的氣味。她也突然安靜下來，我覺得她和我一樣都停止了呼吸，樓下好像真的有殭屍要上來了。「美妮？」聲音更接近了，卻也更小了。

美妮走到樓梯玄關的門，門應該是栓上的，因為我聽見轉門把的聲音，門卻始終打不開，然後是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美妮？開門好嗎？」

「媽媽開門。」然後是妹妹的聲音

爸爸和妹妹的聲音後來都消失了。我聽見母親啜起的聲音，擤鼻涕，又進來洗臉，又一人坐在外面的地板好久好久，盯著她自己穿著和服的沙龍照。然後門開了，她走下樓去。

那天我覺得是眼鏡猴吸吮了美妮的乳，玷汙了她的乳讓她感到噁心。我也隱約覺得妹妹是共謀，這些想法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揮之不去。

孩童時期懼怕的東西很多，懼怕應當是人類的本能，沒有了懼怕的本能，勇者無懼，人類就不會因為探險和冒險帶來的刺激而興奮。電影是眾多恐懼的來源吧。我怕哥吉拉，也怕外星人。

有次飛碟大量入侵地球，大面積覆蓋地球的天空，飛碟巨大到像星球，天真要塌下來了那樣，世界各地沒有人知道他們來訪的目的。但有人堅信他們是來幫助地球人的，這批人攀爬到高樓大廈的最頂端，揮舞各式各樣的歡迎標語，然後飛碟的門開了，神秘的螢光，然後轟一下把這棟高樓大廈粉碎。空前絕後的大爆炸從大樓出發，蔓延整座城市，像核彈那樣摧毀都市。這樣的電影畫面讓我驚嚇了好多年。

我感覺飛碟以一種邪惡的姿態進入了綠川一帶，成為詛咒，詛咒綠川畔的所有高樓大廈。詛咒的陰影在我童年徘徊，各種高樓災難相繼發生，死了真多人，

濃煙揮散不去，變成一朵朵烏雲在每個人的心中。眼鏡猴和美妮當時也認真考慮要賣掉綠川的布莊，搬去台北跟阿嬤當鄰居。

美妮以為我喜歡飛碟。因為我不說我怕飛碟，她便認為我只是在學眼鏡猴裝酷，還要我少學他的行為。

她說要帶我去飛碟餐廳。飛碟餐廳在金沙百貨的上面，旋轉餐廳，二十幾層樓已經是車站附近最高的建築。真的是一架在發光的飛碟，在城市之頂，遠眺綠川和車站之外的風景，它的光芒在台中市的任一處都能看到。每次搭車回台中，無論是乘坐汽車、台鐵還是客運，都會特別留意這座永恆般存在的飛碟。

妹妹那天晚上沒跟去，爸爸帶她去參加佛光山的女童軍營隊。和我們在飛碟餐廳用餐的人叫做米多麗阿姨。美妮說米多麗阿姨是日本九州人，跟她的關係比姐妹還深厚。

我把九州誤認成「酒」州，因為在我那天的記憶裡，她們都在喝酒。連甜點都有酒精，服務生還特別叮嚀她們有些蛋糕和布丁小孩不能吃。

米多麗阿姨身上的配飾和美妮同樣多，銀耳墜、銀項鍊，她們還有相同的玉手鐲。她們聊天的內容我大多不在意，我只顧著自己的食物。偶爾聽她們聊到眼鏡猴還有妹妹，然後聽美妮抱怨我玩玩具的壞習慣，怎麼跟妹妹吵架。她們交換口紅，互相撫摸彼此的手和指甲，她們指甲的顏色好像都是暗紅色的。有些話題不曉得她們是不是故意的，都只用日語。

美妮去洗手間時，米多麗阿姨叫我吃她的巧克力蛋糕。我婉拒她，但她不斷微笑把蛋糕送到我前面。「吃一點看看吧，很好吃喔。」

「裡面有酒。」

「試試看嘛。」

我吃一口，難忘的酸味，雖然有巧克力的甜蜜感覺，卻有一股強烈的酸澀。我沒有表示我的感覺，只跟她說謝謝。

美妮回來看到我在吃含酒精的蛋糕，沒有生氣，她和米多麗阿姨兩人笑成一片，我像做了什麼好笑的事情覺得好糗，她們笑得好大聲，大家都在看我們，看我，「談戀愛就是這種味道吧。」她們對我說。她們繼續笑著，我臉愈來愈燙，我真心覺得她們很討厭。

旋轉餐廳在我的印象裡並沒有真的旋轉的感覺。燈光漸漸暗了下來，沒有全暗，餐廳也安靜了些，沒有完全安靜。幾個人捧著蠟燭列隊出來，把蠟燭一個個放在客人的面前。美妮和米多麗阿姨透過燭光看著彼此，露出淡淡的微笑，她們臉上有淚珠，好像在哭，也可能是剛剛笑出來的眼淚。

美妮把手放在我的背上，「如果我們跟阿姨一起住，你覺得怎麼樣？」

「不要。」我果斷回答，覺得聲音已經不是我的聲音，我覺得自己好像是眼鏡猴。即使那時還沒進入變聲期，但我已經在模仿他的語調。

「不要啊？」美妮疑惑地看著我，「怎麼，你不喜歡米多麗阿姨嗎？」

我搖頭表示不喜歡。我以為米多麗阿姨會生氣，或是難過，結果她居然笑了

起來，「這孩子跟你一樣耶，好可愛啊。」她說。

「真是沒禮貌，在女生面前不可以這樣子沒禮貌。」美妮對我叨唸。

吃完飯了，金沙百貨前面還有人在發氣球。米多麗阿姨很開心地去拿了一朵粉紅色的氣球，她說那是最後一朵粉紅色了。

「你怎麼給男孩子粉紅色？」美妮看著氣球，她們相悞幾秒，接著又笑成一片，「原來是你要的呀！你都幾歲了！」

「你會不會生米多麗阿姨的氣？」米多麗阿姨低著頭對我笑著。我搖搖頭說自己其實不喜歡氣球。

「所以你喜歡米多麗阿姨嗎？」美妮又再問我，同樣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這次我說，我很喜歡，美妮露出滿意的笑容，拍拍我的肩膀。米多麗阿姨笑得很開心，感覺她非常快樂，抓著粉紅色氣球，甚至露出有些害臊的少女笑容。

「快看，」米多麗阿姨指著天空的方向，「我們剛剛真的在飛碟裡面呀。」飛碟餐廳發出金色燦爛的光芒，「看不出來有在旋轉呢。」

「可是，真的好像隨時會起飛的樣子呢。」

米多麗阿姨越來越常出現在布莊裡了。她甚至自己就在二樓工作，學美妮戴起大鏡框的金屬眼鏡，幫客人揀選製作窗簾的布料。眼鏡猴的脾氣也愈來愈惡劣，我從他們三人身上嗅到醋意，那是一種愛恨交織的情感，妹妹無感，只覺得不喜歡米多麗阿姨的出現。

我們也都知道美妮和米多麗在熱戀。

有天晚上，我被妹妹喚醒。她說五樓的模特兒突然活了過來，一直尖叫，讓她覺得好害怕，而且找不到爸爸媽媽。我也聽到女人的尖叫聲。聲音真的從五樓傳來。妹妹下意識開始哭了起來，我也全身發顫，現在才凌晨一點。

那個夜晚真的像是夢境。彈簧床發出的彈簧聲像有人的手刻意在敲彈。時鐘的短針和長針指向曖昧古怪的時間，凌晨一點，我們不應該清醒的時間，夢的時間。走廊和樓梯在黑暗中長得沒有盡頭，燈一亮，盡頭深處的門像是樹洞的入口陰森冰涼，牆壁掛畫和掛布的影子處長出一雙雙發亮的狼眼，我們像被丟棄在森林的兄妹，森林的路上卻沒有月光，沒有麵包屑可以做為指引座標。

尖叫聲再次傳了過來，在房子的樓梯間造成回音。

那尖叫聲既陌生又熟悉，我自告奮用奔向五樓，因為太害怕了所以是用衝用跑的方式，打算一頭撞向女鬼，門一開，我卻撞到了眼鏡猴。他用手抓起我的頭髮，把我甩到一旁，並從我屁股補上一腳。

美妮跪在衣櫃旁邊，低著頭連我也不看一眼。滿屋子的酒氣。我滿臉發燙，坐在地上，眼鏡猴冷靜得像要殺人，偌大的雙眸滿是血絲。妹妹蹲在樓梯口哭了起來好大聲，但沒有人要去理她。這場景像夢，但卻真的不是夢境，我的腳和屁股都痛得要命，人都醒了過來。

「起來。」眼鏡猴對我命令。

「動作快點！」

我立刻站直。雙手貼直我的大腿側。

「爸爸跟媽媽，選一個。」他命令。

「快點！」

我小聲的說了自己也不能確定的答案，我自己也認不清楚的聲音，我希望我的嘴巴這時候發出來的聲音聽起來會像是爸爸也像是媽媽。

「嘴巴含滷蛋嗎？大聲！」眼鏡猴的手臂都爆出青筋。

「爸爸！」我幾乎是吼的，美妮的肩膀抽動了一下。妹妹不哭了，她瞪大眼睛看著我，好像被我的聲音嚇到。

「米多麗阿姨跟爸爸，選一個。」

「爸爸。」這次我毫不猶豫說出了我的答案。我並不恨米多麗阿姨，她很美，美妮很愛她，她人也很好，她們情愛比姐妹還深。我可以這麼愛妹妹，為什麼美妮不能也有個妹妹能愛呢？

眼鏡猴沒有點頭，沒有表示對我的肯定，他要我走到美妮面前。

他要美妮繼續跪著，他要美妮抬起頭。美妮在哭，她低著頭不願意抬起來，她沒有要擦眼淚的樣子，她任由眼淚流滿她的眼睛，一路往脖子，往她的乳房流去。美妮盯著我的膝蓋，那張臉不像是我的母親，距離我好遙遠。

「好好看你兒子的眼睛。」眼鏡猴命令美妮。

美妮聽從命令，她的眼睛離開我的膝蓋，看著我的眼睛，眼淚越流越多，她的眼睛變得好腫好小，裡面彷彿什麼也不存在了。我忍著自己的淚水，不允許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哭泣。

「打她。」眼鏡猴這次的命令幾乎讓我心臟停止。我覺得心跳困難，發出難以言喻的疼痛。我盯著不敢說話的妹妹，還有眼鏡猴長滿血絲的雙眼，然後是媽媽的臉，她還在哭，她不敢看我，不敢看妹妹，更不敢看眼鏡猴，她是羞恥的女人。

「聽不懂是不是？」

「是男人，就打下去。」

我搖搖頭。眼鏡猴冷笑幾聲，「他娘的，你這婊子還真的給我生了一個畜生。」

「不打她，就是我拿刀子把你剝成兩半。」眼鏡猴威脅。

於是我輕輕拍了美妮的臉。她閉上眼睛，她的臉摸起來好油膩，好濕黏。

「沒吃飯喔？」眼鏡猴吼道。

我用力打了下去。美妮臥倒在地上，很快又爬起來跪好，這次跪得離我們更遠。一樣低著頭誰也不敢看，什麼話也不敢說。

越來越遠。

我離自己愈來愈遠。

美妮帶著我和妹妹一家人到了台北阿嬤家。她對待我們的方式改變了，我們在自強號上吃麥當勞，喝珍珠奶茶，手上提著乖乖桶，看著妹妹很滿足，我也就

很滿足。

剛到阿嬤家，傍晚。阿嬤沒有什麼笑容，她用一種很嚴肅的口吻說我和妹妹好乖，要我們去客廳看卡通。然後她拿起掃把，要美妮跟她進房間。妹妹已經找到她要看的卡通了，可是卻睡著。我聽見房間裡傳來掃把打在人身上的聲音。其實很大聲，卡通的聲音都沒辦法蓋過。

過了好久好久，天都全暗了，我也睡著，然後跟著妹妹一起醒過來，桌子上好多食物，燒鴨，蔥爆牛肉，高麗菜，番茄炒蛋……都是阿嬤輕手煮好的食物，可只有我們祖孫三人。那天沒有人跟我們解釋發生了什麼事，美妮就這樣消失了。我知道美妮回台中去了，我知道，是因為我發現她沒有化妝，沒有戴上大眼鏡還有銀飾玉鐲子就上來台北。而我也後才逐漸明白，我和妹妹，要永遠被留在台北，陪著爸爸到他在汐止的新房子去。

這叫離婚，那年紀誰知道什麼是離婚。只記得在在台北的新學校，我變得很特別，大家都恨不得跟我一樣被叫做單親家庭，很酷的稱號，很酷的身分，突然我變得很受歡迎，好多人想跟我做朋友，我成為從台中來的，很不一樣的人。

我還吹牛，我曾經在飛碟裡吃過晚餐。

「你騙人。」坐在我旁邊的女同學不相信我，「世界上沒有飛碟，你騙人。」

「台中有，是台北沒有！」我說。

「而且他單親耶。」有個智商不高的笨同學這樣幫我說話。

「單親有什麼了不起，」女孩把下巴抬得好高，「我也單親啊，而且我是混血兒。」女孩只跟媽媽住在一起，媽媽是越南人，嚴格說父母現處分居的狀態。

「老師沒有說你是單親。」我反駁她。

「反正你是騙子啦！」另外一個女生加入她。

我變成眼鏡猴，縮起拳頭揍了那個幫她說話的女生的胸部。

那天回家，眼鏡猴罰我做一百個交互蹲跳，罰站不准吃晚餐。他斥責我，說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事件過後，整個小學都把我視為惡霸。事情渲染得越來越過分，高年級已經盛傳我和國中幫派有關係，而且知道怎麼用保險套。

班級導師主動介入了我的事情。星期三小學只有半天課，中午放學大家回家，我被單獨留了下來。還有一個男生也被留了下來，因為他很喜歡偷別人的橡皮擦。

導師把她脖子上的絲巾取下，指著上面的傷口告訴我她老公怎麼樣對待她。我只對這件事情有印象，她向我訴苦，告訴我她的生活多麼不好過，她老公雖然是醫生但有多壞。仔細想想這絕對不會是當天留校的重點，她可能只是想告訴我暴力不能解決問題，諸如此類的人生教訓。

妹妹才是真正學壞的人。她國中被抓到霸凌其他女生的那年，飛碟的詛咒再度降臨綠川。整個金沙百貨陷入濃煙之中，大家抱頭逃竄，那濃煙在新聞畫面看起來就真的就好像是有外星人攻擊。飛碟上面也冒著濃濃的煙，還有人站在上面

好像要跳下去。綠川旁的大樓，又燒死人了。

那時我已經高中，我打了一通電話到台中給美妮。美妮說沒事，問我吃飯了沒，然後她再忙，很快我們就把電話掛上。

事情過沒不久，我收到妹妹的簡訊，她在求救，說她在她們女校宿舍後面的花園裡，她沒多寫什麼。我騎腳踏車趕到的時候，還要翻過圍牆才能偷偷進去。妹妹的裙子被剪破，內褲不見，我趕緊脫下自己的長褲要她穿上，反正我還有一條四角褲。

我們回到家後，算了算零用錢，夠她買件新的制服裙子。我們誰也不能說，不然眼鏡猴知道肯定會殺了妹妹。

但我心裡面有非常巨大的憤怒，我先禁止妹妹斷絕和壞朋友的往來，然後私下找到了欺負我妹的女生家去。星期六中午，她一開門我就揮拳揍她，揍到她抓著我的腳不斷說對不起。這時我才發現有個中年男人隔著紗門在看我們，我以為那是她爸，結果卻是她的客人。女孩把頭抬起來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就湧出來了，太像美妮，她太像美妮。

阿嬤說美妮是個壞女兒，比眼鏡猴還壞。她說我跟美妮一樣壞，讓她操心，讓她頭髮提早變白，還害她最近心臟不好，睡覺還會做惡夢。

大學的第一個夏季前，我離開了宿舍，租賃的房間就剛好也在綠川畔。但這一段綠川在大學城，兩邊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更寬闊，樹也更高，人更少。南台中，這裡比起中區更加安靜，居民更藍領，到處都是鐵工廠。

我照阿嬤的習慣把一疊裝滿千元鈔票的紅包塞到新房間的衣櫥，灑一包樟腦，就出門要去和美妮見面。

下了公車，東協廣場和綠川旁的小路都擠滿了人，雙節公車咻一下飛過去，人力公司外大排長龍，各國語言交雜，戴著橘色穆斯林頭巾全身黃橘的女子走出黃色的計程車，暮春最亮的花色，奔向綠燈快要轉紅燈的街口。沒有什麼風，梅雨還沒來，黑板樹的棉花種子在高空中飄呀飄，在千越大樓和東協廣場之間，這些白茸茸的雪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著人潮，也跟著熱鬧起來。

騎樓裡擺了一張白鐵桌，越南女子穿著亮色的洋裝在桌前像是算命，也是好多人圍繞，好多對話飛來飛去，每個人都很殷勤盼望自己問題的合理答覆。我也走上去，我也想探尋我的未來，我也想知道我距離我自己究竟有多遠了，我想知道飛碟是否還在這座城市。

我值得被愛嗎？我能愛人嗎？

但白鐵桌上的牌子上除了越南文就只有英文了，而且不是算命，而且不是占卜，他們一群人在辦手機業務，顯然一大票都是剛抵達台灣的移工。

也許，我心裡想著，也許我可以跟那女人辦個新的手機號碼。我可以用那支新的號碼重新聯絡到某個人，會是誰呢？我忽然覺得應該要打給米多麗阿姨，在那通電話裡我不需要說話，我只要用這支新的號碼，用一個陌生的身份，聽米多

麗阿姨說「喂」，也許會有短暫的空白，空白中我能聽見她周圍的世界。在那空白的世界裡，她不會知道是我，我只會留給她一個隔天就能忘的懸空的問號。

「喂？」我幻想著米多麗阿姨真的接起了電話，她不斷用日文和中文確認電話裡的人是誰。我覺得我還會聽見美妮的笑聲，她們會說，飛碟好像沒有在旋轉，可是飛碟好像隨時會飛起來。

但說真的，飛碟在夜裡真的又再次被點亮了。

大火災難後就已經不再營運的飛碟，現在要重新啟動，整座大樓將會是全新的高級飯店。那發亮的圓盤物體我在大學裡也能看到。

晚餐前，美妮和我倚靠在綠川畔，對岸廣長坐滿喝酒的移工。美妮穿得更隨興了，配飾變少，只剩下玉鐲子，她頭髮剪短，似乎沒什麼衰老。也許她在我們離開之後更加年輕。

我們抽菸。美妮把菸給我時一直在笑，「反正你八歲就已經喝過酒了，我也不覺得你抽菸很奇怪。」

我跟她說起妹妹學壞的事情，美妮也像在聽笑話一樣不斷地笑，但時而鎮靜，要我這做哥哥的好好教導妹妹，她說父母無能只能靠長子。「太妹很少嫁不出去的，省得煩惱。」她邊說邊笑。

我們幾乎同時間把菸抽完，剩下的菸蒂捏在手中，我們看著彼此，然後笑了起來。「你想丟到水裡面，對不對？」美妮問我。

我聳聳肩。

「好，」美妮點點頭，「丟下去之前要許個願望。」

她許了個願望，然後就把菸蒂丟了下去，我也學她。

「你許了什麼願望？」我們不約而同問對方。

我們笑了很久，沒有人想要先開口回答。